

集部

沙溪集卷十三

明 孫緒 撰

雜著

無用閒談

晉惠帝愚騃其問鳴蟆食肉糜事千古談者掩口至嵇紹之死乃曰嵇侍中忠臣也不可殺及血汚其衣左右欲浣之又曰嵇侍中血勿浣也其明快俊爽先後若兩

人然史筆例不可盡信如此

自逆瑾濁亂以來士以貪饕苞苴為先務韋布寒素從宦二三年輙家累萬金恬不知耻豪奢暴横鄉閭且羨且畏風俗如此其何以長王莽時考驗吏致富者收其貲以給軍元魏遣使廵行諸州考閱守宰資財非家所齎者悉籍為贓莽簒弑之賊魏僭亂之國其政令乃有可取者雖非中道亦可以懾人心挽頽俗

涇川張學士潔與先師介軒靳文僖公情好甚密嘗共

奕賭新歷負一局輸新歷十二冊張素號國手文信碁品平平耳初局偶勝喜甚起取歷書戲之以詩曰巧算深機自古傳爛柯今復見涇川人間甲子眞匆遽一局登仙十二年文信之友王侍御汝楫濟時以一榜得官訓導鬱鬱不樂汝楫固奇士諸朝士多以詩為别既盈卷軸將祈文信為序而未敢言姑坐於旁觀之見公喜因道其情公援筆伸軸文不加點頃刻而就其畧云汝楫過予祈予言予方與涇川對奕涇川信手落子縱橫

皆勝著余經營商度求免於敗之不遑當是時汝楫固以涇川為勝余負無疑矣局且終余偶得一著進攻之涇川顧大負其留局之子若晨星然汝楫愕然異曰奕不可常勝蓋有如此夫嗚呼天下之事敗於垂成之際而興於既仆之餘者多矣豈特兹奕也哉張大驚歎以為不可及是時承平日久故縉紳優游泮奐如此數年來法網漸密臣工非公事不得相過從士夫家止許蓄新書一二本親故求索亦無以應況籍以為賭資乎回

首㫤昔不復可得

孔子萬世之師恩同天地詩人狂縱不檢直斥其名如曰何必衛恨傷丘軻何必効丘也之類至杜甫乃直曰孔丘盜跖俱塵埃孔子何人與盜跖並稱且直斥姓名可謂忍心無忌憚者也其祖審言曰為小兒造物所苦天地尚比之小兒何有於夫子蓋其家傳傲睨無禮非一日矣雖有才藝名教罪人之言不足多也

謝晦放弒二君而欲自處以佐命元勛李密僭竊狂妄

既敗降唐望以台司見處可謂不自量矣然猶有甚者安祿山叛後唐人殺其子祿山極恨曰我何罪而殺吾子張彥澤叛君臣鹵濁亂宫闈題其幟曰赤心為主可發千古一笑

通鑑綱目之作於帝業已成者多予辭未成者雖有善茍非炳爗人耳目者多抑之如范增陳餘隂世師王伯當之類細考之自見未免以成敗為淑慝非所以為訓也文公平生畏友東萊南軒二公耳南軒相門之子故

多頌辭至於東萊則信意規戒若曰規者親頌者疎論
孟集註中一則曰敬夫二則曰敬夫至東萊則直謂之
呂氏而已豈利勢駭人賢者亦不免邪
王福時有譽兒癖時人訾之然勵勅勸勔輩俱有俊才
不負於譽也而其所以譽之者不過述其著作而已西
涯李公譽其子兆先至謂慧識巨眼出唐人之上載之
麓堂詩話一時無恥者謂為非過今兆先之詩固在果
遂跨唐人乎至王介甫哭其子雱詩曰一日鳳鳥去千

秋梁木摧遂以其子為聖人是眞無恥矣

戒軒先生在翰林時其友趙某偶忘其名第進士候選京師不以家累隨一日風霜殊覺岑寂遺戒軒二十絶

今憶其二我饑渴時君不招君來招時我酕醄坎軻不

獨酒如此世間好事每難遭萬錢為我一日費我渾不

曾嘗滋味而今旅次正凄凄試問君家知也未戒軒即

治具招之歡飲竟日亦可人也

蕲裁之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

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趙子昂曰志功名者榮祿不足以動其心重道義者功名不足以易其慮模倣大過幾於謄録古人之言矣

孟嘉者陶淵明外祖淵明作嘉傳一則曰孟君二則曰孟君畧無本原之意至末乃云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東晉曠達放棄乃至於此幾為名教罪人而搢紳愛其詩遂為委曲周庇必欲事事稱其賢亦過矣至述其心跡亦時有矛盾處如曰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又

曰公田悉令種黍妻子固請種秔夫既不以家累自隨矣胡為乎有妻子種秔之請邪

程子有言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今之業春秋者不惟不知程子所為大義并斯言亦茫然不省矣惟日取小傳斷說支離破碎此牽彼合名曰主意大率先得詞語然後以命題合之膚淺謬妄可鄙可笑聖人作經之意付之鴻荒草昧之外矣

張衡髑髏賦大率出於莊子馬捶之問莊子問髑髏曰

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有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張衡曰子將并糧推命以夭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莊子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張衡曰死為休息生為役勞春冰之釋何如冬冰之結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莊子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

識張衡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肢如此類甚多幾於抄寫南華全文矣何以賦為哉至若以髑髏為莊子戲而為虐如此賦不作可也

孟子曰長馬之長無以異於長人之長白馬之白無以異於白人之白又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莊子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也公孫龍曰白馬非馬也白

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也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當從此等議論固浮詭不根然詞氣抑揚與孟子不相似者無幾矣想戰國之士議論好尚如此大賢亦不免也

朱子作論孟精義序有曰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皆體驗擴充之端聖賢之學其不同固如此此語微有病豈論語中無體驗擴充之端七篇

中無操存涵養之要聖人則無事於體驗擴充賢人則不知操存涵養乎以此為聖賢之分則孔子不足於用孟子不足於體矣若曰論孟之書無所不包無所不究無非操存涵養之要體驗擴充之端則醇然矣

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犬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蓄不吠之犬然不捕猶可也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是不捕鼠而捕雞矣委心權臣使天子孤立是不吠盜而吠主矣焉用臺諫為哉為之奈何

孟子論君子有三樂其一在天其二在我其三在人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今之人亦有三樂權勢爵位居養驕侈氣體之樂也富商大賈旗亭妓館荒縱之樂也良友箴規過失異書廣博聞見性命之樂也余早謝事旣未嘗得氣體之樂而家貧又不能强從富貴者為荒縱之樂朋儕謝去難見甚於謁鬼異書未備難借甚於荆州空山長日惟咿嚶舊所藏六經諸史日與蛩鳥爭鳴而已

公字與私字相對竊疑古人之所以稱公者或俱是名如曰蓋公丁公吴公龎公之類甚多自後世以君公字為崇重之詞訓詁家凡遇稱公者皆曰史失其名恐未必然也

緒幼時先吏部口授古文眞寶内小詩及諸小詞因問先公眞寶為誰氏所選先公笑曰吾亦不知為誰自是先公每詢諸執友如東田先生先師漳南先生舅氏銅陵先生皆謝不知迨緒稍長讀崇古文訣愛其文其編

選者亦止稱曰迂齋先生亦不知為誰後為吏部屬鮑菴吳先生寬為左侍郎博學多識暇日緒因問此二人為誰鮑菴笑曰眞寶永堅黄叔易所選迂齋不知也余後閱四明文獻録見所謂迂齋嘗選文訣者為樓昉呂東萊門人紹熙四年陳亮榜進士嘗論和議之非忤姦相貶斥以終蓋亦正人也

昌黎上于襄陽書其中云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

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此語亦有所本孫叔敖告楚莊王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貴顯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强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先後如出一轍然而昌黎之言尤占地步

縉紳家相傳批點孟子為蘇老泉親筆然其批語內却引洪景盧語景盧去老泉六七十年傳者未之察也其中論文勢筆路至精且密要非具眼不能雖非老泉而

其人亦老泉之流亞矣

杜預在襄陽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患不求益也孟蜀時潘在庭以財結權貴語人曰非是求援但不欲其冷語冰人耳杜志在遠禍潘志在遠辱然皆不可為訓今之時又非曩時可比余以貧故受貴勢冷語冷臉熟矣志士困窮守死寧能俛首苞苴之下希權寵乎可嘆

人家盛衰當要諸義理不當要之利勢子孫而賢雖累

世簞瓢不害其為盛子孫而奸貪讒佞雖竊科名饕大位亦直謂之衰魯自伯禽以後擅千里之肥饒享天子之禮樂比之周公終歲矻矻於殿陛之下流言肆毒旦夕不能安其位奚啻十伯以形迹論之安富尊榮可謂極盛而孔子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唐袁誼有言所貴於名家者世篤忠貞才行相繼也彼鬻婚姻求禄利烏足貴乎夫姻聯帝室位居台鼎尚不足貴今田舍翁多收十斛麥而子弟愚騃兇狠視父兄骨肉

無異路人而又百計以謀其有父子相率於禽獸不自知而嘵嘵然自謂其家為盛可笑

苻堅銳意伐晉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及登晉陽城望晉兵部陣嚴整憮然而懼曰此亦勍敵何為弱也五代慕容彥超謂漢隱帝曰臣視北軍猶蠛蠓耳退問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此亦劇賊未易輕也兵甫合輒先遁二事如出一轍平居則謬為大言臨事則倉惶失措與孔子所謂臨事而懼者異矣

顔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古今以為賢夫顔子王佐才也澤加於民可以彌六合傳萬世其分所當饗後車千乘從者百人傳食於諸侯亦不為泰而窮困若此此所宜不平而鳴不堪其憂而顔子為樂自如所以為賢也若徒曰簞瓢陋巷不易其樂不但榮啟期林類之徒之所優為今耕鑿編氓荷鋤暮歸糠籺藜藿與妻孥熙熙於茅茨之下比屋然也皆賢人乎葢分所宜然不願乎其外人亦以為當然也

張安道天資强記數行俱下一過目不復再讀甞借人十七史經月即還云已盡成誦矣一日遇老泉問令嗣今讀何書老泉云軾近日再讀前漢書安道曰書尚讀兩遍乎老泉歸語東坡東坡笑曰此老不知世人尚有看三遍者以今日觀之坡老亦不知世人固有百遍未成誦者資禀不同什伯千萬如此

今之用人者動輙曰資望然二者各有攸當而不能以相同功勲勞勩日積月累有所試而後遷者謂之資才

德行能英聲偉譽隨所用而輒孚者謂之望專以資則瑰奇雋永或拘格而邅回專以望則狂謬虛夸或衒世而進拔張釋之十年不調揚子雲三世不徙專以資誤之也王衍以清談壞晉房琯以虛名喪師專以望誤之也資以待庸衆之流望以待非常之士循級而進自一命以至九命天下不以為淹膺聘而來自耕釣以陟元僚天下不以為驟公與明故也若夫一事偶合即寵以殊恩片言相符即擢以不次是人主之所以待宦官宮

妾者非士君子之所宜自處也自處於宦官宮妾而猶以伊吕自負哀哉

世以淮淝之捷比之赤壁之勝此大不然赤壁之戰善於謀淮淝之役出於幸使無朱序發其機於先駭其衆於後謝安髙談優游於内謝玄輩單羸孱弱於外百萬之衆倏然壓境晉之不亡者幾希矣草木皆兵風鶴亦懼是豈安玄初慮之所及哉赤壁之事則孔明周瑜所以逆料而預待之者詳矣故嘗為之語曰淮淝之役純

乎天者也赤壁之役天人參焉者也韓世忠以八千人扼金人百萬於金山八十餘日使非間諜者洩其謀其功得成當又遠在赤壁之上矣純乎人者也其所以敗者天也

君子之道原于天而輔之以人安于命而盡之以力有所不及未可以言命人有所不至未可以言天

浩然之氣天地之所以運旋日星之所以光耀山川之所以峙流人物之所以生育瀰滿充塞無所不有者也

神虧則精不完欲勝則魄不寧而氣餒矣君子虚心以養志專志以養氣外探事理之與内安性命之情浩然無際與化相忘寵辱猶蚊虻之一過死生猶夜旦之一易

老莊之學專以虚無為宗故韓子作原道排之末引大學所謂平天下治國本於正心誠意見古人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於天下國家非若老莊之以虚無為心意而已是固不待及於格致之事而所謂格致者與

老莊之學亦似無大干涉不但文氣當節此二句而其理亦不可易也朱子好訾詆人必欲議其學無原本然則必欲牓此二句於後而後為有原本邪況古人凡引古語惟引其緊要者其餘泛泛者皆節去亦常例也以是為訾不特不識韓子命意措辭之旨而并文理亦不甚通曉矣今人隨口附和何哉

子思孟子萬世師表荀卿乃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文人無忌憚如此雖以東坡之賢亦曰孟子之言多出

於其師子思得其言而不善用之是亦微有不滿之意矣夫以二賢之道照燿萬世而人猶敢爾近日許廷綸極口詆太極圖說之謬且筆之於書又何恠乎

錢狀元福才高一世然頗狂縱不檢既被劾去有詩曰一失足為天下笑再回頭是百年人數月卒

餘姚徐子熙有詩名然餖飣陳腐可取者甚少劉瑾竊政極喜之自兵部主事超遷光禄少卿嘗命其賦菊花徐援筆即成中有句曰天地獨留道德根鬼物守護綱

常幹觀此等語則其人敢於亂說不顧可知矣瑾覽之笑曰吾有謎語衍聖公遇賊而不傷文天祥雖死而不朽子熙愕然不知所以為對瑾曰是所謂天地獨留道德根鬼物守護綱常幹也子熙大沮士不自重乃為逆豎所侮矣亦可為戒

老氏與佛本亦善人其徒學之者不善耳孔氏之徒豈皆盡善哉學老佛之不善僅足以蠹貨財學孔氏之不善乃至於殺天下在我操殺天下之具而猶嘵嘵然以

闢佛老自任哀哉

司馬德操凡事稱好人罹喪服亦曰好其妻尤之曰爾言亦好此何理也而世以冰鑑許之費禕之征曹爽羽書交至人馬擐甲嚴駕禕方與來敏圍碁了無倦色世稱其事無廢鈇然則東晉之祖尚清談敗喪國家其來非一日矣

王翦伐楚必欲將兵六十萬秦王以為怯乃用李信翦遂謝病歸及信敗秦皇復起翦翦曰必欲用老臣非六

十萬人不可不用即去用即復來無忿言無矜色李晟料尚結贊之敗盟如指諸掌事既驗終身未嘗言及人臣事君當如此吳之張昭料公孫淵亦偶中耳乃自矜自詫閉門不出孫權深自克責親過其門呼之不應是即孟子所謂小丈夫悻悻然見於其面者不足道也祖授料事而中乃以之殺身孫權過袁紹遠矣

耿弇為張步所攻光武自往救之或謂劇鹵兵盛宜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

待百官反欲以賊鹵遺君父邪李道宗將四千騎擊高麗皆以為衆寡懸絶宜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乗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二子武夫也其所見乃有儒生不及者人臣當以此為法

桀紂以來最拒諫而不惜民者莫如魏明帝在位十二三年無一善可稱置許昌宫洛陽宫崇華殿易珍物殺太后殺皇后營圓方丘南北郊鑄銅人起土山為殤女

立廟追謚置配立後襲爵陳羣楊阜高堂生之屬章疏重疊未嘗一省凶愎傲誕殆出秦皇漢武之上而後世不甚非之者豈以曹瞞之孫身弒國亡不足齒邪人各有幸不幸也

吳孫休名其子曰𩅦字之曰莔下詔曰太子名𩅦字莔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莔音如迄今之迄王言如絲如綸此等可謂王言乎在廷諸臣無一人言及者亦以其凶很剛愎不難於殺諫臣不敢言也武則天自制數字

行于國中且以自易其名其淺陋無識又在孫休之下
劉瑾雖逆賊然所行亦有快公論者御史張彧差覆屯
田竭力刻削并為圖以獻自以為不世之功當膺不次
之擢瑾極口稱奬翼日陞户部主事就令管理命下人
心大愜未數日虢為民户部郎中莊檡發本部尚書劉
璣陰私瑾亦極口稱奬且許代璣位未幾陞河間知府
數月致仕如此類甚多
張安世一時賢相不能揜其父張湯之惡柳子厚書友

人碑陰歷較短長不為譛蘇老泉叙族譜稱其父曰性簡易無威儀喜為善而不好讀書語皆實錄故可傳今人纔有官勛其先世雖極奸巨惡為世大賊務粉飾之為聖賢雖有善人君子或録其言行人亦將以若人等之摇首不信均於澌泯而已世道一至於此

國朝實録例成於翰林諸官而總裁於内閣重臣間取外署三五人參之止令其謄寫裝潢給使令之役而已故凡官翰苑者人人為稷契皋夔其他臺省雖功勛赫

奕邊荒懾服忠赤貫天地如監山忠肅王公鈞陽端肅馬公三原端毅王公亦只平平耳翰林官没無問崇卑俱得請謚無問學術淺深俱謚以文上曰文正文忠文貞文莊雖至猥陋亦不失為文安文裕文懿在外署者終身矻矻筆研官至公孤欲謚一文字不可得也自福建彭司寇韶作名臣録翰林近十之六七公論已不平近日為楊宗伯廉更加添改凡非翰林不得為名臣雖以劉定之之鄙猥謭一夔之庸陋萬安之貪饕皆在名

臣之列是録遂為翰林題名矣且其言曰美階崇秩休光大業當屬之吾曹諸先生他所游宦為吾曹鷹犬耳志士誰不解體余甞作十絶句以斥其非未知果能信今傳後否也

諸陵在昌平州十里外天壽山内各衙門謁皇陵官類晚入昌平憩宿五更時候祭然公署弗能盡容各以類假宿如兵部官則宿于衛所户部宿于倉司給事中則宿于劉蕡祠覲校則翰林寓宿之地與察院相鄰察院

諸御史署也楊學士守阯暮抵昌平遂誤入察院因賦

詩曰雙眼風沙百里程敝衣瘦馬到昌平欲尋泮水先

生館誤入分司御史廳導引輿臺顔盡赤將迎豸繡眼

偏青只愁太史明朝奏昨夜文星犯法星

唐韓琮詩曰緑暗紅稀出鳳城暮雲宫闕古今情行人

莫聽宫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宋李敬方詠汴河詩云

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洲地

取盡脂膏是此河弘治間余為兵部主事抵邊關有人

題于駟壁詠柳花曰不戀長條鬬歲華隨風好去落誰家行人滿眼傷心地飛盡春光是此花三詩句律如一其優劣當有具眼

虞邵菴慧識具眼其所註杜律粗淺牽制不足觀初嘗疑之後見所謂杜律衍義者中無一字不同乃元初張進士伯成所註而虞欲竊之為已書也張没諸友募財鋟梓以傳并其募疏録之卷首今二書并傳西涯李文正公亦疑是書謂聞有所謂衍義者未之見且著之麓

堂詩話中夫是詩家家有之而文正乃未之見何也南
朝徐孝穆著玉臺新詠大抵詠婦女閨閣事如韓偓和
凝所述者唐權德輿效其體曰昨日裙帶解今朝蟢子
飛鉛華不可棄莫是藁砧歸聲詞格律全與孝穆相似
劉須溪批唐音直欲删去且云何為玉臺體乃并其體
不知矣正與西涯相類
李白有詩云請君試問東流水别意與之誰短長又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趙嘏曰此時愁望

情多少萬里春流遶釣磯李後主曰問君都有幾多愁一江春水向東流李趙皆祖于白者也清平調曰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子瞻曰眞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嗅梅花亦祖于白者也劉夢得曰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陳簡齋曰天機袞袞山新瘦世事悠悠日自斜雖顚倒其意然亦祖于劉也數人者皆善學未知竟能青于藍否後當有辨之者

劉伯溫詩文足以擅一代其得意處尚當跨宋景濂王

子充高季廸諸公而上之獨以其顯於事業詩文不見稱於人耳瞿宗吉與李昌祺所著剪燈新話餘話瞿筆路固敏勁然剽竊者多甚至全篇累行謄録李雖用事險僻少涉晦澁要之皆其胸臆中語非竊之他人也其詩集所謂運甓漫藁者其中亦多佳句餘話中則惜花春起早四詞之外吾無多取焉新話中亦惟四時詞與二三竹枝詞耳其他如香臺集存齋詩話之類皆鄙俚語言無足為道然則學術識見瞿不逮李遠甚世競優

瞿而劣李其異於矮人觀場者無幾宣德中南平趙弼成化弘治間山西丁伯通餘杭周禮皆敢於著述其所謂通鑑廣義續綱目發明雪航膚見效顰集諸書膚淺卑陋直可付之一火周又著湖海奇聞命意遣詞萎弱凡近亦往往有不通處讀之可厭然其中詩首首警策竊以為掲之他人者而未敢以告人也後因徧閱本朝正統景泰間諸名公詩集自卞戶部王舍人而下凡即事詠物之什無不被其勦入杜撰一事聯合之遂成一

傳言之可羞然亦非善竊者矣獨常熟桑懌民悅所謂
思玄集者詩文多有佳句非趙丁諸君比也
余與翰林金城叚德光武昌王欽美開封守李公從弘
治初同遊戒軒先生門下三君一日訪余于旅舍公從
援筆畫溪山秋景小閣于壁德光題曰沙溪菴讀書處
欽美賦一律叉手而就曰小閣凴虛野色閒西風常日
弄清寒不妨葉落如聽雨却愛林疎乍見山幾處物華
成夢短一年節序又秋殘賦詩酌酒非吾事欲說令人

自汗顔令戒軒公從墓木既拱德光欽美俱逺在數千里外回思不覺歔欷

正德丁丑廣東倫以訓會試禮部有人夜夢黄衣人謂曰倫以訓作會元矣比揭曉果然廷試日其人又夢曰倫作狀元矣踰時復來曰非也狀元乃江西舒芬初擬倫為狀元楊閣老不欲其以父子狀元得名故黜為第二葢倫之父文叙巳未狀元也既而果不謬嘉靖癸未固安楊維傑廷試亦夢人報曰公作狀元矣無何又有

人來曰非也狀元乃福建龔用卿公本狀元費閣老不欲公以兄弟狀元得名故黜為第二葢維傑之弟維聰辛巳狀元也然則忮害妬娼之情鬼神既已先知之矣可畏哉

歐陽公序梅聖俞詩曰聖俞自以其不得志者樂于詩而發之使其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豈不偉哉此等語意全是學昌黎送孟東野序所謂窮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名抑不知天將和其

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歐公固非蹈襲剽竊人者想其讀韓文熟不自知其為用耳

先師侍御漳南李公經義極純粹于作詩不甚經意然至其得意處雄渾沉著乃有盛唐風格蓋其胸次高自不能作卑猥語言惜不多見耳姑載一二于此如送一武弁還鎮江云劍佩翩翩赴潤州薊門詩酒潞河舟白雲影裏千山暮紅葉枝頭萬樹秋李愬才名新破蔡張

良籌策本封留定知別後還思我顯顯停雲北固樓送人兩廣清戎云芝玉風姿鐵石腸前身疑是漢張綱青春繡斧承恩重碧海蒼山去路長鳥外黄茆秋盡雨馬頭紅槿夜來霜越山高處休回首無限孤雲遶太行他作皆類此

錢狀元福未第時遊西涯門下西涯嘗試以司馬温公贊其中云羣賢拔茅惟公在朝羣姦奔馬惟公在野西涯不勝嘆賞徧舉以告人時邃菴楊應寧提學陝西謄

書數千里外告之且曰温公平生心跡數語包括俱盡此子終當魁天下及錢没西涯誌其墓復載此事夫此數語固佳然有何不可及處而西涯好之乃爾乃知古人池塘春草風雨重陽及二句三年之説非虚也是固人之好尚不同然亦好㤬弄奇非其本心識之以俟同志

先天之圖伏羲模寫天地之所以然天地之本也後天之圖文王模寫天地之所當然天地之用也先天者理

而氣後天者氣而理

天地未生聲韻具于太極天地既分聲韻具于天地一陽之復聲韻之萌蘖也四陽之豫聲韻之出地也有聲則有數有數則有卦色象臭味吉凶悔吝皆自然而然者

西銘原道之宗祖先儒以其筆力弘大學有原委而推右之其實出于原道其所謂窮神知化繼志述事則出于孟子存心養性以事天之言孟子出于孔子所謂仁

人之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

太極一也一而二二而五五而萬二焉不二其一也五焉不五其一也萬焉不萬其一也二不自二由一而二五不自五由一而五萬不自萬由一而萬推之則一而生二二而生五五而生萬合之則萬本于五五本于二二本于一天地有情鍾于人陰陽有色因于物虛出聲實成色聲本于天色本于地虛聲中藏實色外暴耳聽天下之聲目視天下之色人之所以異於物也

天地之間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數數也者原于理氣而天與地皆不能無者也數始于一終于十以五為中以九為極故在天為五行在地為五嶽在人為五常舉其盛也在天為九曜在地為九州在人為九經要其成也

形以象成理以形寓數以理著神以數虛理分數數神也氣顯象象形也

登樓觀形則山阜卑于樓臨池觀影則日月小于池蓋

山阜不能盡于高日月不能盡于大故物得以乘之天之高也海之廣也無得而乘焉德業不如天學問不如海君子不已也

千金之子終日營營編氓之家一飽衎衎以膏粱之口食物凡物皆粗惡以糠籺之口食物凡物皆芳美故口常澹則能養味心不奢則能養福養味則常甘養福則常足

寒者見日而喜暍者得雨而喜冥行者得月而喜天何

心哉人自多岐耳惟不拘于物乃能定于我疾雷震空
空本無聲洪水崩山山本無水
不專心致志學奕亦不得成况讀書作文字乎唐人手
八叉而成詩不自覺其手之叉也斷數鬚而得句不自
知其鬚之斷也李賀以被蒙頭酣睡不動忽掀被而必有
有好句王筠注水葫蘆傾以復注忽擲之于地必有好
詩張祐每苦吟妻孥喚之不應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
汝輩張九成讀書縣吏往候九成不為禮問亦不答曰

黄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與俗吏語高鳳不知有雷雨賈島不知有京兆尹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内不見已外不見人如此為學胡為不成

文章出于天而雜以人神經鬼絡無意而為者天也字鍊句鍜有意而為者人也屬之人者人知之吾亦自知之屬之天者吾不自知天亦不能知也

孟浩然詩曰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千古以為佳句禹貢雲土夢作乂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曰鄭伯

田于江南之夢則雲夢自是二澤對岳陽城似不稱然承訛襲舛亦非一日張九齡嘗語人曰學者須是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端湧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乃浩瀚則孟之前已有此說矣

萬物備于我萬化生于心盈尺之水置之平地緣之而不以為懼尋丈之木橫之深谷則惴惴而不敢進心有虛實故境有變遷是以冒大暑而躁者愈熱受炙灼而懼者愈痛

神全則威大精萃則氣和萬夫萬敵非弓刀之技威之至也四海悅服非言笑之惠和之至也

惟君子為能以天下之所共有者為我有茂林修竹好天涼月山光水涯無非所樂存焉故曰萬物皆備于我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天地與我皆無盡藏也夫天下之所共有者尚皆為我有況形色性分百骸衆體吾之固有者而會喪失乎小人則一身之所固有者不能自由目隨人視耳隨人聽口隨人語鼻隨人氣片

言許與不勝寵榮辭色少疎即謂罥禍惴惴焉不肯少拂意指柳可為轂鹿可為馬茍患失之無所不至此身皆非我有矣夫吾之身尚不為我有況紛然六合之外不但不能有隨所往皆憂愁之境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信哉

沙溪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沙溪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颸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錄監生臣張永淅

沙溪集卷十四

明 孫緒 撰

雜著

無用閒談

以理而言謂之天以禀賦而言謂之命其實一也夫子罕言命葢以流行化育出于天非人所能移君相不言命葢以窮通貴賤出于我非人所能與聖如夫子貴如

君相尚不敢輕談今閭巷小人妄談逆料以求酒食士夫翕然往叩蓋未售者欲登科既仕者欲陞遷宦成者欲固位彼求食之徒豈肯片言忤人意愛諛喜諂故樂與之接不厭也成化間安成彭閣老年且八十尚不肯去惴惴然惟慮失寵幸又慮老境漸逼日呼都下諸星士談命其一稍黠者知其意抗言曰明公過此三十年後當歸田歸田後當生貴子尚見其登高科又十餘年當得腹疾恐有不測計其年一百四十餘歲矣彭即遍

命其家人曰爾曹謹識之是年勿進吾以生冷也滿座哄然一笑知彼以戲語投其好彭竟不悟夫樂天知命則不憂遂志致命則不懼安分委命則無求窮理至命則無愧何必爾爾耶

有妬心者不足以用人有矜心者不足以爲學有禍心者不足以成德懷輕人之心者類于薄挾上人之心者類于狂輕人則朋友日離上人則學問日損見愚人得富貴則肆口評議見君子得聲名則憤然生妬薄且狂

者之為也對富翁而訴貧寠彼將謂我兾其周䘏對達官而訴困窮彼將謂我兾其薦揚無財而交際于人則取輕無勢而屬事于人則取辱

遇羣馬於途凡脊穿毛脫瘦憊而觳觫者必官馬也逢數船于河凡篷破篙折朽敗而罅漏者必官船也葢乘駕無節愛惜無人故易以敝嗚呼今之從政其亦以民為官民乎

古稱聰明正直為神夫聰明則無蔽正直則無私無蔽

則不可欺無私則不可媚積衍愆稔惡而靦顏以致禱是欺之也朝祈夕祝而獻饗以冀福是媚之也何待鬼神之淺也君子之使人也誨之循循出之申申量能以任之揣力以勞之用其長避其缺振其怠提其蹶敎其所不知不責以我之所知引其所不能不尤以我之所能懲之而不敢懟刑之而不敢議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求其道而不得爲廣其說如此

秦檜禁私史溫公曾孫司馬伋遂言涑水紀聞非其曾

祖論著之書韓平原擅權晦翁曽孫朱浚每上書輙稱萬拜恩主人共目為朱萬拜彼恬然受之不以為恥所得幾何而隕墜家聲獲罪千古其失多矣然則今人稱張璁曰蘿老李時曰序翁宜其不知耻也

或問魯仲連田子方優劣夫鴻冥鳳翥名可得聞不可得而見仲連之謂矣鶴軒龍豢身可得而養亦可得而臨子方之謂矣

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囑向昭陽乞樂裁勅賜一

科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今人有遷居或新築室朋儕醵金往賀曰煖房葢自唐人已有之矣

老杜七夕詩曰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梅聖俞檃括爲二句曰巧事世爭乞神光誰見同工則工矣是固老杜意也方萬里瀛奎律髓載聖俞是詩且稱神光句之妙又爲細解其意此有何難曉而贅以註也可笑

柳子厚云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

萬一離妻子眇然視之不若無者之爲快也此即古人紅爐點雪之意子厚特新其語耳

蘇黄門云子瞻讀書有與人言者有不與人言者不與人言者與轍言之而謂轍知之曾子開論子固之文曰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二子皆以弟稱頌其兄聲律如出一口黄門之詞爲勝檀弓句法也

蘇老泉曰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也非風之文也非

水之文也二物者無意于文而不能以不文也古之君子不得已而有功則天下以爲賢不得已而有言則天下以爲口實東坡云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花實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余爲文至多未嘗有作文之意此即老泉之説然筆力不及矣

孟子欲言周禮而患無其籍迄今垂二千年而周禮乃完具若此故先儒或謂其爲六國陰謀之書以其多雜

六國之制瀆祀斂財冗官擾民可施於文不可措於事鼂氏又謂其為新室之書以其五嶽之稱泉府之設皆王莽時制度雖未必盡然然非周公之故物明矣自王荆公借之以文其政遂以為周公之書學者不敢輕議荆公所治新法一切屏絶而此獨沿襲未改近日廷議復欲設科取士令周禮與六經並列正恐貽笑後世耳子貢稱夫子之德曰温良恭儉讓温春也良夏也恭秋也儉冬也讓則猶五常之信五行之土四時之所需所

謂太和元氣之流行于四時者也讓之爲德大矣哉故書首堯舜詩首文王春秋首魯隱公史記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皆讓之大者也

王通著書事事欲學孔子故人以爲僭王莽在位制誥之類事事欲學堯舜而人不甚非之者其人不足責也

邵康節最敬程子兄弟至其子伯溫乃大不然且謂程傳膚淺鄙陋不足以知易其平生景仰而畏服者獨揚子雲而已又曰康節亦甞稱太玄可與三易相軋令太

玄固在誠亦遂于理數果能與易相軋乎至司馬公論太玄曰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太玄之書明極于人幽盡於神大包宇宙細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剖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若海挹之而不可竭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于當今而非玄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忘叩之于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

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賢復生必將釋然而笑以爲先得己之心矣此全是學皮日休孔子廟碑所謂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等語誇大過之好尚一偏許與遂過當賢者不免也

史筆貴傳疑孔子稱闕文要之古人所遺不可妄有去取昌黎革華等傳後人因李漢不收入遂以爲非退之所作一併删去然徐以考之漢之所遺亦多矣劉禹錫曰柳子厚死退之以書來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

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又曰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與言天之說云云柳子厚云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屠退之自云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今其書其說皆不存然則古人之著述其埀於今者無幾也而忍更刋落乎

莊生夢為蝴蝶歐陽公夢為鸜鵒幽怪録載薛偉病夢為魚

古今字俱有反對如吉對凶上對下聖凡高卑深淺饑

飽寒暑之類皆有對惟有渴字無對古人未有拈出者
隆古時人無詐偽故六經中無真字人不知有異端故
六經中無仙佛僧禪字
高而覆物則謂之天尊而宰物則謂之帝健而不息則
謂之乾妙而不測則謂之神
蠶不飲蟬不食雞無肺故飲而不溺無金不能生水也
兎無脾故狡而不信脾屬土五行之土猶五常之信也
蘭亭記絲竹管絃之詞誠為重複然不特右軍言之矣

西漢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弦則漢初已有此語病矣學文須學其意不可純用其字面與句法書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班固典引曰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山谷學優齋銘曰學哉身哉身哉學哉揚雄解嘲曰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崔駰達旨曰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老杜南郊賦曰九五之後人人自以為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為稷契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夏侯

湛抵疑曰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昌黎進學解曰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鄭雩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如之何文皇帝範曰取法于上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為下於時宫人徐惠上疏曰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後談助曰設教于本其獘且末設教于末弊將奈何凡此皆偶爾相同作文者不可以是為法也如東方朔曰枉而直之使自得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杜預序左

傳則曰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則青於藍而寒于水者矣

舜告禹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伊尹告太甲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仲尼對孔文子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聞之也對衛靈公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舜與伊尹及孔子先後之言如出一口聖人之言不求異也若揚子雲者愛奇好古事事求異甚至孔門

列四科子雲乃曰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顔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其立言好異于人如此
昌黎進學解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詩之體盡于是矣然作文之規亦不外是葢文貴乎奇過於奇則艶故濟之以法文貴乎正過于正則樸故濟之以葩法者正之所生也葩者奇之所生也
聖賢之文錯綜經緯不拘拘于聲格照應而自然光彩

逼人孟子告滕文公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若使今人為文旣有此一段下文論教處必曰夏后氏曰校殷人曰序周人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如此與上文豈不對偶齊整聖賢自不屑如此論逢蒙殺羿謂羿亦有罪引庾公之斯事以明之若使今人為之卒章必曰由是觀之羿豈得為無罪古文簡雅正不必如此

余嘗見安邦鄉試録一冊安邦者安南國一道之名其國凡幾道如中國省藩然試録題曰洪德二年辛卯益其境土去中國萬里雖名爲秉聲教而其實則自帝其國建元更制自若也初場四書義四篇五經義五篇二場制詔表各一篇三場詩賦各一篇四場長策一篇蕞爾小夸不足齒録而其所刋文字亦多有可觀者如晉謝玄讓前將軍表中云柰彼氏秦生心猾夏逞虎貪狼噬之惡恣爾憑陵賴風聲鶴唳之威居然奔潰諒本皇

天之助順亦由廟算之先幾詎意圖功驟加異寵言念百年之績猶後即誅豈伊一戰之勞敢先受賞木嬰賦中警聯曰雪罍恥于滎陽振槁葉于雎水士自閑於汔濟人何擇於善泗何待乎萬艘之舸艦千里之舳艫末云惜乎始終參差倉皇反覆固陵之車杌不來齊村之禍坑自速智已局于挈瓶悔猶追於跀足覺轠啟釁瓶羸告凶檻車之困未幾鍾室之恨何窮此等言語似非鳥言獸面者可能亦已見中國文化之遠也

張文潛題磨崖碑云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是學老杜雙松歌曰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山谷過桂林云李成不生郭熙死柰此百嶂千峯何是學昌黎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柰石鼓何

士固當以多識爲賢然六經諸史外但可涉獵一目而已誠以精神有限而歲月無幾督學政者每發條格即借市肆書目備録下郡縣以自衒所學之博計其價值

何啻萬金貧士何所藉手細撿之書名字條格中亦多差謬蓋其書彼亦未嘗見也士見條格下側目以視曰是又錄之誰之肆者可笑

俚俗譏議人之無學術者曰汝瞎字也不識此語亦有所本唐蕭頴士輕薄好笑人嘗有同官誤呼臧武仲之名爲核蓋武仲名紇當呼為瞎而其人誤呼之頴士曰汝瞎字也不識相傳遂訛紇爲瞎余因是知好為臆說學者大病然其訛誤後世也不淺司馬子長作史記稍見

六經中有片言隻字可附會者輙敷演怪誕無稽之說以驚世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即有簡狄吞卵之說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即有姜嫄踐迹之說釐降二女即有二女九男觀內觀外之說舜明四目即有重瞳之說如此類皆淺陋不經惜沿襲既久無人釐正之耳

天地人謂之三才輪人以轂輻牙為三才弓人以膠漆絲為三才然其所謂三才者亦眇矣

漢陳蕃曰幾月之間不見黄生則鄙吝之萌復存於心

唐陸象先謂人曰賀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是學蕃語

人與馬俱走則人不勝馬人坐于車上策馬而御則馬不勝人故君人者與臣下爭能則不勝其勞責以所能而坐享成功則不勝其逸

騏驥得伯樂而後脫鹽車青萍結緑得薛卞而後長價然則伯樂薛卞有功于良馬寶劒也多矣二子名亦以是不朽則良馬寶劒亦有功于二子矣

夏不衣裘非不愛裘也溫煖有餘無事于裘也冬不揮扇非不愛扇也清涼有餘無事于扇也故際可為之幾則鄙夫為哲人失事幾之宜則賢才爲棄物

草食者多力而愚肉食者勇敢而悍水食者耐寒而浮土食者無心而惠氣食者神明而壽穀食者知慧而夭

古人詩文亦自有不可解者或當時偶有所寄激而爲言今皆不可知如老杜桃樹詩溫飛卿郭處士擊甌歌李賀申胡子觱栗歌李義山錦瑟歌樊紹述絳守居園

池記公孫龍白馬非馬論等篇今人必欲解且謂其高妙亦隨衆悲喜而已

賈誼弔屈原曰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夸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吁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罹此咎兮明白宏大真可一唱三嘆尚有餘音柳

子厚學之曰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袖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咮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堇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娛娛笑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恠誣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詞語固佳較之于賈則覺其雕琢餖飣

無復紆餘曲折悲憤感慨之意至我朝瞿宗吉所爲騏驥服鹽車駑駘厭芻豆鳳凰棲枳棘鴟鴞鳴庭户賢者槁項黄馘而死於下不賢者駢肩接迹而顯於世亦是學此句律且從昌黎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籺土被文繡兮士無裋褐化來然覺粗直無意味矣

東坡喜雨亭銘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此語亦有所祖述漢劉陶議鑄錢曰就是當今瓦礫化爲南金土石變爲和玉百姓

饑無所食渴無所飲而東坡語爲勝

晉魯褒作錢神論南朝蕭綜作錢愚論晉阮籍作達莊論王坦之作廢莊論韓退之有送窮文段成式亦有送窮文二子同時想當時好尚如此國初誠意伯劉基亦有送窮文韓所送者利勢之窮段所送者文字之窮劉所送則天壤無窮鬼駐足之處有天下一家之度其識見過二子遠矣然詞華皆不可與昌黎同語也成化間常熟桑民悅有留窮文段亦先有留窮文余未及見

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誌作劉統軍誌又作碑東坡作司馬公行狀又作碑其事雖同而文詞句律乃無一字相似者真縛虎手蔡中郎為陳太丘胡廣作碑又爲二公作祠銘同者乃十七八不足取也

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又薦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井以劾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舉曰昔趙宣子任

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怳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梁冀跋扈帶劒入省尚書張陵叱令出敕虎賁羽林奪劒冀跪謝陵不應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罰一歲俸百官肅然冀弟不疑爲河南尹嘗舉陵孝廉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

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中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二事乃相類余在考功蜀人某不欲言其名爲御史清議不歸欲投劾去未果乃託余友劉太常介夜詣余涕泣跪拜眉宇可矜余心鄙之然劉盛稱其才可大用蓋嘗與彼寮㝠撫州知之爲悉余素重劉信其言力爲辨别得免黜責後余爲少卿過諸途側目而過且謂人曰吾將劾孫沙溪劉聞之往叩其故彼曰沙溪昔庇我人將謂託迹門下以是自掩非有他也劉曰若是則

君薄且恐他日又將劾我耶乃赧然而止此與左雄張陵事類而心不同

漢唐晉宋以來宗室皆讀書入仕與齊民等故民不困今之宗室惟坐以待哺天潢繁衍俸給日增一藩封之下數十年後輒增至數千今秦晉之地稅額之入不足以供其常祿未知更數十年何所紀極也余備員銓司時嘗欲作萬言書投之丹陛乞合天下宗室凡讀書識字者羣試於禮部可用者量與一官不可者令其再學

每六七年一試著為令甲庶宗人不至于永棄國儲不至于坐縻然律有變亂之科終不敢也

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為奇絕然亦有所本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旂一色隋長壽寺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然而勃則青出於藍也

以帝堯之明知鯀之不可用旣畨且悉矣因四岳之舉猶不敢自以為是而復試之堯之于鯀豈待試之而後

見哉四岳之言不可逆而在我之知或未至也聖人急於從諫如此人本空疎昵之以為賢行本回邪譽之以為寶一事偶合寵待腹心片言相符驟遷端揆雖臺諫交章漠然不以為意而貶斥僇辱無日無之終無芥蔕於其心自信而不信人宜後世之治不如古也

聖人固大要之亦人耳人豈大于天哉儒士好誇大其說如曰天地固大也而聖人尤大也或以天地者聖人道中之一物或又曰道通天地有形之外然則浮屠氏

謂佛尊於上帝黃老家謂元始生於天地之先皆吾儒誇大之說啟之也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或謂其用賦體殆未深考耳此是學呂溫三堂記體製如出一軸三堂記謂寒燠溫涼隨時異趣而要之于不離軒冕而踐夸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極而至于身既安思所以安人性既適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岳陽樓記謂晴陰憂樂隨景異情而要之於

居廟廊則憂民處江湖則憂君極而至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樓記閎遠超越青出於藍矣夫以文正千載人物而乃肯學呂溫亦見君子不以人廢言之盛心也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是雖聖門為學希聖希賢之事然推之科舉之學亦的然不可易蓋其始也不戾其所當然是即志道之說也其既也不忘其所已得是即據德之說也其既也渾融醇正之學即之

以爲安和順英華之發逹之以爲詞推行有基退藏有地是即依仁之説也夫然後莊騷子史隨意渉獵以資該博是即游藝之説也聖人之言隨寓皆通固如此

緒六七歲時先公口授以忠孝箴云是丘丈莊公所作今丘集中不見此箴謾志於此以寓風木之悲忠箴曰君者臣之天臣之所以事其天者忠也是忠也與生俱生而由於當然之義是則所謂天降之衷也衷降於天乃人所受之中人體之以事君必盡厥心必委厥躬不

敢私其有不敢阿其同犯則弗逆以激順則弗曲而從也嗚呼戴天以生何報其功一言以蔽之曰為臣死忠孝箴曰親者子之天子之所以事其天者孝也是孝也與生俱生而本乎自然之仁是則所謂率性之道也道原於天乃天所命之要人本之以事親必用厥誠必善厥紹不敢逆其怒不敢違其好形則不毁以傷德則克全而肖也嗚呼昊天罔極何德以報一言以蔽之曰為子死孝

孔子而後善闢邪衛正者無如孟子所謂制恒産以明人倫正人心以息邪説興庶民以勝邪慝無餘藴矣韓子所謂廬其居人其人養鰥寡孤獨以為養明先王之道以為教歐陽公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使王政明而禮義充然皆吾孟子咳唾之緒餘也二子苦心畢世原道本論尤其自視以無前者曾不出範圍之外然則孟子真不可及也夫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分陰陽而兩之者也上經首乾氣化之始也故彖傳言性下經首咸形化之始也故彖傳言情

天下事美惡未嘗無對嘉靖癸巳兵部火羣僚奔救張
內閣璁欲登垣視汪太宰鋐欲媚張聳肩俾張踏之以
登仍未及汪去冠易肩以首夫璁以宰相踰墻已不足
道鋐甘心於僕隸之所不堪無恥甚矣宋徽宗與宰相
王黼踰垣微行垣峻不能接有聳上來司馬光伸下來
神宗皇帝之語千古以為笑然所承者君也但嘲謔戲
媟無君臣之禮視鋐則有間矣漢靈帝問侍中楊奇曰
朕何如先帝奇曰陛下之於先帝猶虞舜比德唐堯帝

不悅曰卿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事雖亦戲謔奇不失為諷諫然則徽宗不逮漢靈帝鋐希合心勝不但楊奇罪人亦王黼罪人矣

楊誠齋論文章之弊曰泚筆點紙鐫肝鏤心齒嚼冰霜眼染煙雲然斯言也固文章之弊也論歌頌之弊曰髡顙涸硯鐫肝剔肺珩珮其聲黼黻其態然斯言也固歌頌之弊也其所以誚人者乃其所自道歟

世事未嘗無相類人亦往往有之米元章落魄不羈自

許風度飄逸不愧晉宋間人物每得人書畫名帖百計
誅取或不得則嚇之曰若不與我必赴水死人多畏其
死勉意與之以是得顛之名然不自覺其顛也嘗以書
訴廟堂自謂久任中外被大臣知遇舉至累數百皆用
吏能爲稱首無一人謂爲顛者世遂傳米老辨顛書又
嘗以書抵西府曰芾老矣望先生薦之曰襄陽米芾在
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
格恐一旦死不得潤色皇猷黼黻王度臣寳惜之望明

天子去常格料理先生以為何如世遂又傳米老自薦帖觀此則顛之名非虛也方萬里註瀛奎律髓掇拾風槩節義之句以自況嘗以詩上賈似道極其阿媚至賈之貶輒反風上十可斬之說謂倖詐貪淫驕吝禍專謬忍十事皆有實跡後遂有人即此十事歷詆萬里亦皆有實跡此二人者雖不可與元白事事同者為類將亦不止如劉孝標馮敬通李摯李敏輩三同四同而已東光廖廷陳屢謂文人無行以此抵文士此固不可然觀米

方二子廖亦不爲無見也

力士狙擊始皇大索十日不得非力士之智也張良之智也盜殺武元衡取其顱骨而去訖不可索非盜之智也李師道之智也張良用其智以成功李師道乃用之以滅族在用之何如耳

宋義與項羽勢不兩立而其與義帝也亦勢不兩立東坡謂非羽殺帝則帝殺羽愚亦謂非義殺羽則羽殺義義之令曰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斬之此

正指羽耳羽仇其言矯殺而代之此真狼羊之所為也而又輔之以悍戾之氾增欲以當寛大之高帝垓下之死已晚矣逢丑父與齊頃公易位而頃公免難紀信乘漢王車誑楚而漢王得脫紀信者漢之逢丑父也然丑父遇郤子則旌其節以勸事君而信遇項羽則不免焚身之戮羽尚愧於郤子矣欲為天下大君豈可得哉

春秋他穀不書無禾則書無麥則書禾與麥民生之所重也東坡作喜雨亭記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

則無禾此亦言其甚重者耳
今之論文則曰韓柳論詩則曰陶柳文可並昌黎詩可並靖節其人豈可易視哉余喜讀柳文而不忍觀其傳惜其名儕陶韓而黨陷伾文也韓與柳甚善嘗有詩曰余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是已至作順宗實錄未嘗一言假借是則史筆之至公也至於永貞行有余嘗同僚情可勝之句蓋三復其言而悲之則知雖惡伾文未嘗忘情於劉柳是則友道之至情也有才而不善用躁於

進而不知戒遂為天下萬世之大僇惜哉

孔子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子夏亦謂譬之草木區以別矣昌黎送符讀書城南勉之以進修而歆之以勢位蓋童蒙之知識止於得禄位而已故即其所能知者告之以歆動其志念朱子乃謂不告之以性命道德之懿無極二五之真夫三尺童子告之以是則彼冥然罔覺思睡而已有何益哉

韓魏公胸次若秋空滄海萬變無不容受然三守鄉郡

每謁先壠輙有詩每詩卽自矜其恩榮遭際之隆騶從旌旗之盛若不勝其喜者如曰至日郊原擁節旄先塋躬得奉牲醪霜威壓野寒方重山色凌虛氣自高衣錦不來誇富貴報親惟切念劬勞又曰晝錦三來治鄰城古來無似此公榮首過先壠心先慰一見家山眼自明又曰風入旌旂撼曉光雨塋親展喜非常濃陰蔽野瞻喬木逸勢横天認太行自嘆重茵寧及養縱垂三組敢誇鄉路人或指榮雖甚明哲何如漢子房又曰暫趨先

壠弭旌旄因恤吾民穡事勞田舍罕逢車騎過聚門村婦擁兒曹又曰兩饗先墳已致誠却嚴軒從指東塋鴻鷩去斾參差起馬避柔桑詰曲行又曰鄉守三逢禁火天每驅旌纛掃松軒衰殘豈足酬恩遇光寵徒知及祖先如此者不一不能悉録孟郊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王禹玉云出門四塞如黄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論者咸鄙其器量二人者雖不可與公同語然比之向時剌客取首延頸以授吏碎玉盞笑而撫之若

兩人矣歐公作晝錦堂記謂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爲人情之所榮今昔之所同高車駟馬旗旄導前騎卒擁後夾道之人駢肩累跡瞻望咨嗟庸夫愚婦奔走駭汗羞愧俯伏悔罪于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語意與公詩中句不少異復以蘇秦買臣爲況豈亦窺見其衷曲而微不滿耶司馬公自擬林間野夫向敏中大耐官職以二公方魏公當有優劣之者魏公且然今人纔得一

命與皂累數百旌旆笳鼓填街塞巷遍謁姻戚塚墓偃然侈大又何足恠乎

獲無妄之大利者必罹無妄之大灾志天下之奇貪者必中天下之奇禍開天下之始利者必受天下之始害

晉屠岸賈遣客刺趙盾見其念不忘君觸槐而死寧殺身不忍殺忠臣唐李承乾遣客刺于志寧見其卧苫枕塊潛身而還寧得罪不忍殺孝子謝祐希武后旨逼殺曹王明其子俊遣客刺之得其首漆為穢器天下以為

快天理民彝不可誣也不忍殺者好善之心也果於殺者忽忽之心也刺容者盜賊之流耳盜亦有道其以是歟

浮屠固異端之教然亦有可以歆動人者故晉宋間極好之雖以王謝桓庾諸賢亦不敢一言非斥而于支遁惠遠輩望風承接惟恐或後唐人劉柳元白諸公每作蘭若文字極口稱奬顔魯公精忠烈氣尤所酷好不可曉也歐蘇而下簡齋後山諸公以致於道學諸君子如

龜山廣溪鵝湖之屬俱潜入其中而不自知宋儒有言昔之入人也乘其愚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雖有激之言然亦道其實也惟昌黎平生無一語類其說者亦未嘗為浮屠作文字獨有送文暢高閑二篇然其所以告之者皆正理也古人云人臣當以王陵為正余亦曰學術當以昌黎爲正

廷議清於廟堂則鄉評公於里巷是非折於生前則褒貶定於身後叔季之世貴位以威福嚇鄉人兇豪以虛

唱矜先世遂至奸宄分俎豆於孔庭殘賊厠姓名於鄉社然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桓玄父子可饗於江鄉爾朱兄弟可祀於朔土矣悲夫

灾異策免大臣故事也去留簡在帝心惟辟威福也然必待其人援例乞歸乃聽其去非若唐漢歷舉其過失以譎數之此待士之禮也事久弊滋有攀援者累陳不去無藉賴者一去不復故一遇天垂變象臺省皇皇如不及苞苴萑葦暮夜爭叩近幸之門得彼許以無他然

後具疏以進八關十貴每相顧而笑曰吾家將又增數千緡矣然則天心仁愛高位之所惡也待士禮文關節之媒蘖也當宁憂心幸臣之懽悰也悲夫

善通變者萬民不知其所由廣範圍者萬方莫測其所運妙神化者萬物各得其所欲寡嗜慾則累自除謹動止則過自少廣諮詢則識自遠深計慮則禍自消審去就則名自彰親賢哲則德自進惟修德可以先人惟好善可以齊物至誠者其幾神體物者其用周昵小人者

氣日驕愛謟言者志日惰

狄仁傑之失身武后與馮道之徘徊五季其罪等耳君子深鄙於道而不責於仁傑者道為身謀仁傑為唐謀也

曾子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然亦惟不甚失其本心者為然若夫譎詐久熟於心思欺妄牢結於機械一息僅存片時茍活猶欲欺人罔世尚何有善言也哉曹操以分香賣履諸細故囑其子王葬旦夕就擒尚謂天生德

於予以嚇臣庶是豈其本心乎近有不必言其名將死知其子不肖殯葬決不能如禮名士決不往慰唁又自知詭迹敗露立言者決不肯齒録遺囑曰無厚葬無與人往還無千人求銘誌無受人賻贈吾誰欺欺天乎并其妻子亦欺罔之矣東彝踈畏人心盡死一至於此

東坡武王非聖人論曰武王親用黄鉞以誅紂使武庚受封又不叛豈復人也哉此語亦有所本漢文帝封淮南厲王子為列侯賈誼上疏曰淮南王悖逆天下孰不

知今又尊奉罪人子子豈忘其父哉與之衆積之才所謂假賊兵而傅虎翼者也東坡語簡而健賈語亦自明快可誦

處亂世易處危世難危世易處處將危之世難亂世可以死危世可以去將危之世人心有潰散之幾而事勢尚有可為之理欲死未可欲去未忍周旋於艱險不負於平生全盡於事功免議於君子斯誠難事也

武后時八月梨花開杜景倫曰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

陰陽不時咎在臣等胡致堂論之曰梨不應花而花者陰陽失時婦人不應帝而帝者天地易位代宗時猫鼠同乳崔祐甫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職也同乳妖也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冦者馬燧家猫相乳昌黎為之説曰猫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其所感應召致可知矣然禄位富貴得之之

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之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今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可知矣元仁宗時成紀縣山移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不動而動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談災祥若此不惟足以歆人主之視聽而潛格其非心學者讀之亦足以廣識見新文思引伸觸類於不窮矣自漢而下諸史五行志類皆以其變應其事機祥小數非吾儒所宜談也

范希文勛業萬世如見齊東野語乃載其内交宫掖捷徑要津者數事文潞公耆德重望朝野推服李師中乃謂其為未死奸諛宋齊愈親書張邦昌姓名以示廷臣邦昌遂僭大號又附汪伯彦黄潛善以誤國故當時詔制之詞曰義重於生在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乃一言幾於喪邦所幸探符之未獲柰何援筆以遽書正指邦昌之事而責之也楊廉夫乃謂齊愈言李綱綱以危法中之且有詩非高宗曰建炎帝開朝綱解將腰膂斷

臺諫夭斧不殺同安王君不見激忠肝厲義膽彭公䢜丁公斬國史輿論背馳若此乃知身後之是非亦有幸不幸耳

唐元載胡椒八百斛黄金五千兩當時駭異以為贓賄狼籍今古無與為比以今觀之劉瑾錢寧江彬輩固已萬倍於是正德中吾儒當國受苞苴者此物曾不足以供其僮奴之一盼而況其主人乎如之何民不貧而國不困也我朝法網疎濶贓吏止於除名漫不加罪故人無忌憚如此

古人有言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以任運馬援自交趾移書戒其子姪慎重沉默勿與人事其所以避禍者亦密矣而其書卒為梁松所搆至不敢歸葬所以戒子姪者乃躬蹈之禍不可以有心避也如此

孔子作春秋始于平王傷天下之無王也司馬公作通鑑始于威烈傷天下之無禮也然猶恐人議其續經嘗謂人曰吾所以虛七十餘年事不書者避續經也同年許祭酒廷綸乃作綱目前編盡補其所虛者溫公所不

敢廷綸乃敢之亦謂人曰吾未敢續經續傳耳傳亦豈可續乎且其書法體裁俱學春秋是豈續傳乎其敢於著述如此洪武初單元陽註杜詩其序有曰人若不自知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是可為著述自信者之戒

人有德于我不可忘我有德于人不可不忘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我之憎人也人不能知

柳子厚作哀溺文其序曰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

之溺大氓者乎一句引入本意筆力甚巨劉伯溫伐寄生賦序曰若瘡瘍脫身大奸去國斧鉞之時用大矣哉雖少費數言然俊偉痛快讀之洒然晚宋有人作責鼠文云汝有倉囷不恤人之無食汝有皮毛不惜人之無衣何施顏面以戴天履地此語雖近俚俗然亦可以誅壟斷放利者之心

丁鶴年西域人洪武初回回人禁例甚嚴行止皆不得自由丁嘗有詩云行踪不定梟東徙心事惟隨鴈北飛

劉伯溫旣家居九日詩曰薏苡明珠千古恨却嫌黄菊似金錢其意可傷也未幾卒

竇參爲相每薦士其弟申輙預報其人時謂申爲喜鵲

李振白馬之謀所以荼毒縉紳者甚烈時謂振爲鴟鴞及蘇循望入相振乃謂梁王曰循國之鴟梟不可辱維新之朝舍巳鴟鴞而謂人鴟梟可笑正德中蜀人當國其弟有類是者時謂之鴟梟喜鵲

路巖自崔鉉幕府不十年至宰相入翰林時鉉謂人曰

路巖已入翰林如何得老鄭顥功名太早其父祗德寄聲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今又聞欲營入相是吾必死之日也巖與顥果不善終令人識見若鉉與祗德者鮮矣

鄭顥尚萬壽公主其弟顗病甚公主方觀戲場於慈恩寺唐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漫不一視而乃觀戲乎嘗怪士大夫不欲與我家為婚有以也鄭太子忽在齊齊欲妻之以女忽辭曰齊大非吾偶也蓋婚姻重事取慊

於心之快足而已萬乘之富貴霸王之强大於我何與也近日士大夫結婚頗不擇可否曾見有一二家累世劇盜以刦掠而致富士大夫爭與婚風俗人品日汙日下如此

隋末盜賊大熾詔令各村塢修築城池防守唐末兵起詔令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夫劉黑闥竇建德之屬僭號者四五十豈村塢城池所能防守而黄巢時朱全忠諸人抑豈弓刀鼓板所能禦哉真兒戲也近日

巡撫下令各州縣脩庫樓柵欄門以禦賊有司望風太過遂白晝閉門撨汲者俱越墻過兒戲一至於此

廟堂之體不宜與庶職爭能成憲之垂不宜以多才禁亂故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人臣且然況人君乎

曲禮有言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蓋孤兒無嚴君以教訓策勵惟母氏煦煦卵翼之非得美質遠器操心危而慮患深者多流於汚下所以不與為友者恐友

不如已則日損耳見其卓然樹立與之爲友何不可哉漢唐諸儒乃謂恐與寡婦有嫌陳澔註禮遂謂避好色之嫌夫茍避好色之嫌雖其子有所見好色之嫌固在也且其子既可以爲友其母之年計亦老矣何色之可好而云云識之以發一笑

元氣之中萬有俱備而其所以能備萬有者蒸溼二端而已蒸者能運動爲陽爲火溼者常潤靜爲陰爲水非溼則蒸無所附非蒸則溼不能化始雖清微鬱則妙合

而凝神乃生焉氣者形之種形者氣之化神者形氣之妙用一貫之道也升而上者氣之精也降而下者氣之跡也精則為神為生為明靈散而歸於太虛則為發揚跡則為形為死為糠粕化而歸於太虛則為腐臭口鼻呼吸之氣機即乾坤闔闢之變通皆性之不得已天然之妙也呼則氣出出則中虛虛則受氣故氣入吸則氣入入則中滿滿則溢氣故氣出闢則氣出出則虛虛則受氣故收斂而秋冬闔則氣入入則滿滿則溢氣故發

洩而春夏推而飲食之飢飽牝牡之交媾震艮之相生盛衰之相尋來除損益消息語默紛紛縷縷更僕不能盡皆一氣之屈伸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司馬公論苻堅寵任慕容垂謂敵國材臣來為已用進取之良資也故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深以王猛用術間其父子非君子之道此固至論然世豈有滅其宗國屠其族屬汙其妻子而能得其死力者哉堅於是為不智矣而能如

司馬公所云乎垂蓋未嘗一日而忘甘心於堅特時未可耳何以知之曹操納張濟之妻張綉即時叛去操幾死其手蓋人之所甚憤怒者莫過於溷其家室况垂之梟雄桀驁終難擾馴者乎養虎遺患寄蜂求蠆堅之謂也大抵耳聞不若目見之為真論世不若親履之為實王猛與堅情同魚水與垂職在聯班堅垂之衷曲猛探之熟矣必有親見垂終不為用之迹堅終必罹禍之兆諫之愈力而信之愈堅不得已而出譎術以濟事老臣之謀國

其志亦可憐矣使猛之計得行豈非邦家之大幸哉而卒於不成者是固堅愚暗之過而亦天促秦祚非人力所能支也權翼謂慕容鳳忼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終不為人用埀之謂也

成化中江西進士蕭彥莊以事囑其布政丘陵不從未幾蕭選為給事中丘遷山西遂㧞怨劾之丘被黜不甘擊登聞鼓俱下錦衣獄丘復職蕭降驛丞署縣事被人夜刺死正德中福建林廷玉巡撫保定劾同知劉慧贓私

其姻董御史建忠亦抉怨劾林未及暴死可畏哉言官雖七品階然别賢否正違失扶綱紀使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皆其責任信口胡噴以自取快達之九重傳之天下垂之萬世名節所係人何以堪君子可以自警

讀莊列之書則頹然而厭于勢觀孫吳之法則奮然而輕於生味蘇張之説則讒譎而忘忠信熟申韓之學則苛刻而忘康隅飫管商之言則計功而昧道義誦隱逸

之篇則志在泉石詠宮體之詩則志存奩匣文見於外心動於內傳曰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信哉

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故天下穴居野處而不羞惡衣服菲飲食故天下草衣木食而不怨雕墀鏤砌洞達於午門珊瑚琳瑯晶熒於百雉一饌珍異價費千萬金半臂剌紋功計於數載欲天下之反樸還淳民風之守節安分難矣

兄弟天倫也友愛天性也泰伯以天下讓夷齊季札以

國君讒劉愷丁鴻以封爵讓市利小人爭一錢之利遂閱於墻人品之不同如此

廉慎士君子之大節人孰不以廉自許然富室任意以蹂踐物情民瘼漫不興聞人亦孰不以慎自待然貴位極意以趨承晃鉗溝壑恬不動念吾守吾廉彼之富於吾何所預吾固可以踐踏而斬艾之也吾慎吾位恤於彼或有妨於我吾固可以秦越而肥瘠之也是則楊朱之道廉慎之賊也甚有藉廉以要譽不得則悔前計之非

輙戕民以騁忿藉慎以避難不得則思媚悅之術遂擾民以希合惴惴以居耽耽以望營營以謀茫茫以失悲夫古人一介不取與而天下千駟有所不顧廉之至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至於得天下有所不為慎之至也是故有所覬而廉者其廉則劌必敢於大貪有所畏而慎者其慎則葸必忍於大惡

乾南坤北天地定位離東坎西日月相照兌居東南水澤注於東南而為滄海艮居西北神土隆於西北而為

崑崙震居東北而與坤相連雷復地中也巽居西南而與乾相連風姤天下也先天之圖皆天道之自然也

楊龜山作伊川易傳序曰先生著易傳未成書而得疾將啓手足授門人張繹未幾繹卒故其書散亡無善本後謝顯道得於京師錯亂重複幾不可讀又曰先生於易尤盡心焉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誤有疑而未達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輙加損也學者讀其書得其意忘言可也然則

今之程傳固未成之書龜山此序亦微有不滿之意矣

今人視若神明不敢一字置議陋哉

沙溪集卷十四

沙溪集卷十四